

哥老会首领

赖荣甫等人的反清起事

刘光汉

1870年3月（清同治九年二月），原湘乡县二十都藏石冲（现双峰杏子乡的合心村、藏石村）哥老会首领赖荣甫等率嘉谟镇（现双峰杏子、洪山、龙田等区）的贫苦农民，在天门大山的三角寨起事，反抗清朝。现将起事原委分述于后。

三角寨哥老会的产生与赖荣甫

太平军被击溃后，多数逃落乡里，曾国藩的湘军因战事结束，也被遣散农村。这两部人中无家可归的，到农村后就成了游民，故有“江南既平，散兵多聚为匪”，“所谓哥老会者所在皆有”之议。又因清廷税捐苛刻，敲诈甚烈，地主官吏兼并土地，使农村的中下阶层破产。加上连年兵祸，农业受损，滨湖大水，粮食歉收，物价昂贵，民不聊生。这些就成了哥老会起事的原因。

1867年宁乡哥老会首领曾广八与童级高，贺新惠等率会众潜入湘乡毛田（属湘乡十七都），于阴历五月十三日

晚起事；浏阳姜守东、张以喜和江西哥老会首领曾国才也于同年六月与当地乡团寻仇起事（见《省志》），都因力量悬殊而失败。其中部分会众就隐蔽在天门大山，出没于各条山冲之间，常向冲里住民宣传赖文光、赖汉英、张乐行在太平天国时期反清的英勇事迹，赖荣甫等人听了，受到感动，因就萌发组织哥老会，反抗清朝统治的雄心壮志。

天门大山座落在湘乡十七都和二十都之间（现双峰、湘乡两县交界处），山势挺拔，怪石窟窿甚多。东南有三个主峰，叫三角寨、米山寨、铁山寨，以三角寨居高而知名。由于峰高寨多沟也多，十多条山冲因之形成。冲里居有各姓人丁，以赖、张、周三姓较多，平时，他们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三角寨东南藏石冲尾的赖家湾（杏子乡合心村、藏石村）是赖荣甫住地，南面大山冲（杏子欧源村）住着张姓人家，哥老会首领张玉林生长在这条冲里，东南面芭蕉冲则是哥老会的领导成员周绍裘（旧县志称周仑奂）生活的地方，山冲出口就是哥老会首胡桂一及土豪胡亨晖（旧县志称胡晖）住处。大山沟流分别注于涟水，激湍相连，出现了薛家渡、溪口、水府庙、杏子铺等渡口。涟水上通潭市、兰田，下流湘乡、湘潭，明末曾建堡垒于此，是兵防要地。

赖荣甫的七世祖名宏泰，后化名，通称时泰公，自顺治元年因兵祸，由福建迁居湘乡二十都穆家塘（今杏子乡木家村）。其兄时能公也同时迁居湘乡二十九都。道光年间，穆家塘建有赖氏宗祠，三角寨一带才有赖姓居民。赖荣甫的父亲字景春，嘉庆十九年（1814）生，《赖氏族谱》注明外出，死葬失考。赖荣甫号圣甫，荣甫是派名，他是长子，道光中期所生。还有两个弟弟叫圣从、圣志，兄弟三人均未

配偶。据藏石冲老人传说，赖荣甫身材高大，心灵机智。七岁时，因水利纠纷，曾打烂过本冲刘家一条水车。年十二，曾给他叔祖父莲峰公提烟袋去二十都都团，调解一场纠纷。莲峰公是清朝的太学生，又是武魁，在地方享有声望。调解中，赖荣甫曾发表一番议论，使四座震惊，交口赞誉，当时二十都都总对莲峰公夸奖过，你的侄孙是个人材。赖家湾前有块敞坪，是赖姓人氏练武地方，故赖氏父子兄弟，及其叔、伯、祖、父，兄弟辈皆武艺高强。传说道光年间，县丞派遣公差二十名，去赖家湾催饷，被莲峰公拒于门外，斥之为“差狗”，公差畏其威武，不敢闹事。

哥老会起事前后

赖荣甫等人受来自宁乡、浏阳哥老会因起事失败而隐蔽在天门大山的会众的影响，约集当地一些贫苦农民，相聚于莲花庵，研究组织问题，通过反复酝酿，缔结三角寨哥老会，赖荣甫被尊为首领，张玉林、康学池、胡桂一、周绍裘副之。自后，他们经常来此，商议起事。

莲花庵座落在莲华山上（杏子乡合心村），山南紧接三角寨，削壁悬崖，形势险要；山东山西极为空旷，唯北有羊肠小道可攀缘而上，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三角寨哥老会据此天险，修养生息，安得不发展壮大，何况擅地利、人和之胜咧！

1870年（同治九年）阴历二月初八日子夜时分，三角寨上一声霹雳，火光烛天，哥老会全体会员汇集在宁家山坳一块地坪里，整编队伍，号称会军，个个手持器械，高举

义旗，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森严齐整，从宁家山出发，向田心庙挺进，决定首先干掉尚仁堂胡亨晖。因胡帮曾国藩办团练，镇压太平军，极为得力，又是地方上的劣绅，无恶不作。会军及抵尚仁堂，就纵火烧屋，张玉林大声叫喊，烧起呀！杀起呀！胡亨晖一家早闻风声，全部逃窜，但夺得了大批粮食和财物，除留一部份作军需外，余皆分给当地贫苦农民。

起事伊始，旗开得胜，会军斗志，大受鼓舞。不三日，全军突进至扶洲、洪山殿、高岗幽、金鸡大塘、青岭桥、花桥、杉木桥等地，所到之处，均富济贫，广大人民，深表拥护，大家要求参军，队伍不断扩大，几天之内，发展到千几百人，声威遍及大半个嘉谟镇。会军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准备攻下县城、湘潭，结合朱亭会军，直捣省垣。

起事声势浩大，震撼了封建统治根基，清庭即命围剿。团绅杨安臣，杨育青率兵勇五百至永丰，从南路堵截，张运馥，李汉和率兵丁由潭市取道谷水，由北路夹攻，巡抚刘昆调陈湜所部恪静兵勇进剿。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会军接战不利，退回三角寨，据险设防。城局、永丰、娄底三团兵勇五、六千人从四面兜剿，赖荣甫等想率会军分别从水府庙、斗盐、杏子铺横渡涟水，养精蓄锐，以利再战。由于春江水满，不果，只好隐蔽在渡口附近黄竿竹丛里，不幸事泄，赖、张等人先后被捕，起事就告夭折。

为正义而斗争

起事失败后，三里的团防兵勇紧紧包围三角寨，闯入藏

石冲，大山冲抓人，一时黑云压城，鸡犬不宁。但是，冲里的群众不举报，不带路，威武不屈，还极力设法保护会众，保护赖、张等姓人氏。据一些老人谈及，同治九年抓哥“匪”，赖家的人几乎跑光了，走不动的，也改名换姓了。有个赖湘和是哥老会员，一时没走脱，被团勇抓住，幸他头上戴着个写有“刘顺晖”三字的斗笠，就急中生智，“我叫刘顺晖”！兵勇怀疑，旁边人抢咀说，“他确是刘顺晖呀”！这才使赖湘和得免于难，又有名叫赖平章的人，也是哥老会员，被兵勇追赶到衍墨庄门前，恰好碰上一个从屋里出来挑水的人，此人一看兵勇在追捕，就计上心来，大发脾气，“你们抓人，怎么抓到我刘姓头上来了？姓刘的没犯法，如果你们还要追捕他（指赖平章），我就对你们不客气！”这样，赖平章就得脱身。待兵勇去大山冲抓张姓人氏时，比即遭到开明士绅张肃廷的抵制。在《张肃廷事略》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同治庚午，土匪赖荣甫聚徒煽乱，焚掠乡里，我姓多株连者。议者谓上吏按籍穷治，盍预捕以免责成？先父谢曰：‘人命关天，当诛者诛之，安有预捕待毙之理？’阳为惩治，阴实调停，株连者赖以保全。先父因是守拙里居，杜门不出。”

搜捕之后，三里团防将抓到的或尚待追捕的人，造具名册，按情况逐一处决。那时，曾国潢主管中里团防局，镇压哥老会众，不遗余力。但主持正义的地方人士，总是千方百计为会众开脱罪责，逃避灾难。据杏子乡朱季方老人谈及：“曾国潢曾就我先祖尧阶公议论处决会‘匪’事，一看名册，有百数十人要遭惩办，先祖考遽起恻隐，佯称酒醉欲睡，适时曾离座小解，遂将名册投入木炭炉盆。待曾转身过来，名册

已成灰烬^①。曾推醒先祖考，说：“这怎么办？”先祖考就便劝其宽恕罢了。”大塘《朱氏族谱·尧阶公行述》对此事有所记载。足见哥老会起事是一种深得人心的正义行动。清王朝及地方上的封建势力尽管对哥老会进行残酷镇压，赖荣甫，张玉林等惨遭杀害，赖姓受株连的一百余人，张姓二十余人（两氏族谱记载），但终究逃脱不了崩溃和灭亡的命运。继之而起者有谢太和于同年六月的天龙庵起事，朱老八于1895年5月的牢田起事。

附注：①此事邓绩熙在《牢田起义拾零》中提到，系永丰毛坪里程霁轩所为，孰是？附此质疑。

双峰人民的抗日战争(续完)

文史办辑

《双峰文史资料专辑》第一期发表了《双峰人民的抗日战争》，现继续刊登一些这方面的史料：

从虎口一角，看日寇暴行

1945年5月，原在潭宝公路沿线滋扰的日军约二千人移踞我县与邵东交界的虎口田垌，历时二月，烧杀掳抢到达极点。那活埋我爱国同胞的暴行，更是惨绝人寰，令人发指。

农历五月初六日早晨，日本兵抓着一批夫子，把掳抢到的鱼肉押送到他们的驻地金福堂，然后，开发了一批夫子，却留下了陈章成（今大泉乡金陵村人）等八人。这八人一见被留，便知有凶，总想趁机逃跑，无奈他们的前前后后都有兵盯着。熬到下午，来了一个年青人，对这八人说：“我家住北平，不是日本人，现是这个司令部的秘书，特来传达白金司令的命令，着你们去找当地保、甲长来办维持会。”当时，这八个人听了，都用愤怒的目光鄙视了这家伙。他们口里虽然没有说话，心里却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这家伙成了鬼子的爪牙，人们的日子就会更苦；宁可被杀死，决不去找保、甲长。于是异口同声地说：“找不到！”敌人看到

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便把他们当死囚关在房子里。在这八人被关的日子里，人民群众的抗日怒火越烧越旺。

农历五月初七日，有个日本兵在金陵村荷花塘中洗澡，被国军十九师的别动队发现，想法活捉，事尚未就绪，鬼子察觉，抱头鼠窜了。初八日复有两个未带武器的日本兵在虎前村一户民家抢劫东西。群众发现了，便联合邵东太一乡两名武装战士把守房门，等待敌人出来时就地捕杀。狡猾的敌人却龟缩不动，武装战士便把一枚手榴弹投入房中，想炸死敌人；鬼子趁手榴弹爆炸前扔出屋外，在硝烟中逃窜了。

这一来，日军非常害怕我游击队，就对当地人民肆意报复。初九日黄昏时分，日军从四方八面押解许多老百姓到金福堂后山上开会，并把那被关的八人绑赴会场。这时，敌人向在场群众嚎叫了一阵，就把那八人拖到早已挖好了的坑眼里去活埋。埋时，那些执行毒计的刽子手用布把这八人的眼睛紧紧蒙住，一下掙到坑里。顿时，皮鞭抽打声、刺刀戳骨声，凄厉呜咽声，惨叫声混成一团，血雨腥风不停地劈盖过来。一会，群众悄悄走散了，敌人归营了，大地万籁俱寂。这时，被活埋的八人中，有一息尚存的陈章成逐渐苏醒过来了。他慢慢地从坑里爬出来，解脱绳索，揭开蒙布，模糊地看到了夜空的星星，听到了夏夜的虫鸣；他才相信自己还是活人。他咬着牙，强撑着身体站起来，慢慢地向家里走去，顿觉头冒冷汗，双脚打颤，每挪动一步，其痛不可名状。被埋地点距家仅两华里，却于翌日中午才到家。

陈章成八人深明大义，为使人民群众免遭铁蹄蹂躏，不顾个人生死，断然拒绝鬼子提出帮办维持会的要求，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现在，陈章成身上留下了四刀七个伤疤的

痕迹，不时感到隐痛；胸前的那个伤疤在当时常冒气泡，流脓汁，经一年多的草药治疗才愈合。他常到金福堂左上首山坡小坪，向坟地凭吊，默念着：“你们的骸骨埋在这里，你们的仇恨火种和不屈精神永远播在祖国人民心里。”他还时常教育子女要牢记这个国耻家仇，紧跟共产党，把“四化”建设搞好，使祖国成为一个繁荣强盛的国家。

活捉敌军官

1945年农历三月，大队敌兵抢劫大泉乡，有十多个鬼子窜至赶牛坪见龟桥。适有国军别动队经过寒婆坳，在当地群众的要求和支持下，机智地阻击了前来骚扰的敌人，日兵胆颤心惊，各自逃命，有两个敌军官已被围困，一个蜷伏于桥头田坑边，持手枪顽抗。这时，有个姓邓的石匠自告奋勇，趁敌军官只注意前方时，由侧面悄悄走去，临近敌身，猛扑过去把它压在沟底，群众蜂拥上去，活捉了这个敌军官，缴获了两支手枪。另一个则被围困在桥边山坡上。有个姓曾的武士较有胆识，他叫别动队员从正面佯攻，他则从后坡爬去，乘其不备，一下抱住它，群众跟上去，缴了枪，捆了人，胜利地押解到正规部队驻地。

一锄打死一敌兵

1945年农历四月间，一队敌兵来到大泉乡双鹤村掳抢，正在进行春耕的群众忙向山上躲避。有个姓王的木匠，家里有头正待下猪仔的母猪没赶出来，总不放心，他探知敌

人即将出村，急忙回家里探看。刚到自家地坪，迎面碰上一个敌军官，王木匠来不及考虑，便一把抱住敌人，摔翻在雨后的地坪里，互相搏斗，敌人抽出指挥刀来捅王木匠，王则用力握住刀柄，大喊来人。这时隔壁屋里回来了一个后生子，手捏锄头，循声赶去。待后生子从这一对互相厮打的泥人当中分辨出王木匠时，对准敌军官头部猛击一锄，再经一阵猛击，日军官比时丧命。为了避免敌人发现迹象，他俩在屋前稻田里挖个坑，埋下敌尸，然后整平，插上秧苗。后来，这块地里的禾苗还长得非常好咧！

扁担毙敌

1945年农历六月，盘踞在大泉乡两山殿的敌兵中有个家伙，徒手追赶一名妇女，妇女慌忙走回家门，从屋后逃走了。这个敌兵便从她家里捉了一只鸭子，向对门屋里走去，想不到竟找不着一个人，便自己动手煮鸭子吃。这时，鸭子的主人回来了，探知老婆被赶，鸭子被捉，气得火冒三丈，又知敌兵没有携带武器，就拿着一一条扁担，踏进对门屋里，眼看敌人正端着砂锅在吃鸭肉，就一扁担，把敌兵连人带锅打翻在地。这时，他堂弟赶来了，一同把敌兵捆好，拖到河边，再将绳子套在敌人脖子上，用力一绞，把死尸埋在河中沙坑里。

倒石坝伏击战

盘踞在两山殿的侵华日军隔不几天便要去双峰山下的千

工坝开会。倒石坝则是必由之路。敌兵四十余人身背枪支将向千工坝走去。群众知道后，赶忙告诉义安乡游击队。游击队配合友军及时来到倒石坝，把一挺机枪埋伏在一座桥下。大队人马则隐藏到两边山上，严阵以待。约莫下午三时光景，敌人来了，前头的敌兵刚进伏击圈，桥下机枪迫不及待地打出了一梭子子弹，一下倒了十多个。只因机枪发弹太早，后面的敌兵就仓惶逃散，没有一网打尽。

这一伏击，使两山殿的敌人不敢轻易去千工坝开会和向附近地域打捞了。

游击队逞神略

1944年夏，仁和乡（今属花门区）村民利用乡公所原有人枪组成一支抗日游击队，在锁石乡坪让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阻击前去石牛、岩石骚扰的敌人。是年重九，坪让山正遭一些敌兵掳抢，游击队探到情况，即刻安排战阵，冒雨出击，打得它们四处逃窜，比时毙敌一名，缴获步枪一支，弹药无数，还有其他战利品。之后，他们引诱敌人深入到石牛乡山口冲里，埋伏在两边山上的队员，见敌人全部进入了伏击圈，即刻发动猛烈攻击，一阵炮火，打死打伤十几个敌兵，其余的狼狈逃命。还有一次，正是傍晚时分，游击队员在桥亭乡岩石地方，出其不意打击了打捞归去的日军，日军仓惶逃窜。并解救了九名夫子，夺回了被抢去的猪肉、山羊和九担货物。

巧除鬼子

1944年秋天，有大队敌兵由永丰向湘乡方向开去，大部队刚经过今铃山乡光明村，有一官一兵踉踉跄跄追赶大队。走近过路塘，那个军官模样的敌兵，一屁股坐在一块塘基石上打冷颤，敌兵持枪守护。正在这时，测水那边走过来一人，头戴礼帽，手持自由棍，大模大样走到两个敌兵跟前，从口袋掏出一个东西，持给它们看，接着交谈起来。不一会，那人匆匆过河了。约莫半小时，那人引来一乘轿子。由宋金明，左爱堂抬着，路过光明村，招呼陈汉良一道去抬敌兵。他们四人走到敌军官坐地，就把他扶进轿内，抬着向前走，另一敌兵身佩四颗手榴弹，手持一支步枪，在轿子后面紧跟着陈汉良和持自由棍的人。行过香铺坳，又找杜堂生一同去送敌兵。等到轿子临近堤塘，随行在敌兵后面的那三个人也恰到公路上的狭窄低洼处。这时，持自由棍的人轻声传令，“抓活的”！他褪去自由棍套，抽出铁棒来，劈头盖脑地向鬼子兵的肩部击去，把它打翻在地。陈、杜两人紧步跟上，压住鬼子两手，解除他的武装，加上一阵猛打。同在这一瞬间，宋、左两人把轿子连同轿内的敌军官摔入堤塘，跳下去抓住他一顿乱打。两个敌兵遭到一阵棍打之后，脑袋迸裂，已到半死程度，仍放声嚎叫。这时，停在刘家铺做饭的日寇闻声，用机枪对准堤塘扫射，并出动十多个鬼子兵赶来救援；堤塘这边的宋、左、陈、杜等五人携带着缴获的马刀一把，手榴弹八枚、步枪一支及一些战利品，沿塘基、田埂向测水方向引退。测水对岸的自卫队发枪接应，敌

兵再不敢追了。

原来，持自由棍的人就是抗日战斗队第三大队的情报员。他用永丰维持会的一个假证明，骗过鬼子，使用这个巧计，除了两条害虫，大快人心。

抗日飞将军

他是双峰县沙塘乡葛培萱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并进窥察、冀。为了巩固国防，国民党于1932年春在杭州笕桥开办了一所空军学校，派员来长沙招生。当时，葛培萱正在广益中学读书，看到日本侵占我国领土，义愤填膺，遂毅然辍学，报名应考，揭榜得中，我融合他的爱国心理，劝他填报重轰炸机机种，他欣然同意。

卢沟桥事变发生，揭开了全民抗日序幕，葛培萱报国心切，请缨有自，傲然驾机翱翔于祖国天空，捍卫她的每一寸土地。在保卫武汉的战斗中，指令轰炸安庆附近的敌舰，他驾机凌空，勇往直前，纵横俯仰，积极效命，发现目标，一举命中。有次返航，油箱起火，机中尚有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为了护卫长官，他冒着烧痛，沉毅操持，稳妥地向九江机场紧急降落。刚着陆，他急从舱门突出，倒在地上来回滚转，经机场人员奋力抢救，通身火焰才得熄灭，后经空军医院治疗，历一年始出院，旋回老家休养。

1940年，我去他家看望，见到他腿上满生白色肉刺，手上尽是伤疤，容貌实难入目。他紧握我手，说：“我险些丧命，现在虽然可以走动，以后恐怕难以上天，国耻家

仇何日雪报呢？”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葛培萱转地勤工作，任空运“二〇二”供应大队上校大队长，驻南京，1949年，他随同国民党部队去台，栖身海岛，寥廓江天，而竟永世。

蒋市镇周诚勋也毕业于笕桥空军学校战斗机机种。1941年，日本侵略军出动上百架飞机轰炸重庆，我战斗机群闻讯起飞，想不到敌机已临上空。周诚勋报国心切，义愤满腔，在驾机升空时，操纵失度，触及某山峰，机毁殒命，不愧是飞将军之流亚。（《抗日飞将军》作者：唐诗戡）

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我县人民在抗击日军、保卫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建立了卓越功绩，表达了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坚强的民族自尊心。我们应发扬前人这种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奋斗。

湘乡地方兵团建立的前前后后

曹若梅

解放前夕，一支坚强的地下游击武装活跃在湘乡中里（今双峰县）境内的潭宝线上，这就是刘资生领导的湘乡地方兵团。她一建立，就与盘踞在永丰一带的国民党第七十一军及地方各种反动武装展开激烈斗争，对摧毁地方的反动政权，牵制敌人，配合解放大军挺进大西南，起了一定作用。

1948年春季，中共湘乡县工委遵照省工委指示，在秘密建党的同时，认真开展建军活动。同年七月，在测水策划了一次农民暴动，虽未成功，但丰富了我们的斗争经验，增长了我们的军事才干。

1949年4月，解放大军已胜利渡江。为迎接湖南和平解放，中共湖南省工委号召地下党组织迅速建立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这时，湘乡上里（今杨市、娄底一带）已建立以聂昭良为首的“毛泽东纵队”（后改称“湘安支队”），中里的山口党支部以王梅奇、王立全、胡可与为首，组织群众，夺取了原望春乡乡公所的一批枪枝，准备建立武装。四月中旬，为加强党对地下武装的领导，刘资生、官健平、陈明等地下党负责人在永丰召开会议，决定派陈明等一批地下党员进驻聂昭良部，同时在中里马上建立一支武装，控制潭宝公路，牵制并逐步消灭盘踞在永丰的七十一

军。会后，刘资生回到大丰垌，树起了建军旗帜，四月二十日，他在大村东湾里主持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传达了“永丰会议”精神，号召地下党员带头和发动群众参加游击队。接着，以早期从韶山运来的枪枝作基础，收缴望春，宣风、德田、梓门等乡自卫队的枪枝，及一些地主私藏的枪枝，于农历五月十五日在薛家渡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湘乡分区司令部”（后称湘乡地方兵团），刘资生任政治委员兼司令员，王枚奇任副政治委员，不久又聘吴嵩岳为副司令员，下设政治部、秘书处、参谋处、后勤处。当时，我正在湘乡中学读书，父亲曹啖风是当时地下党斗盐支部书记，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写信叫我回家参加游击队，我中途停学回乡，参加了政治部工作。

司令部建立时，因人多枪少，武器问题急待设法解决。首先将人员分散开来，分头开展活动，每到一处，即张贴布告，粉刷标语，发放义谷，均富济贫，并收缴枪枝武装自己，不久就取得了群众的信赖。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下，陆续获得洒水桥、金蚌、走马街等战斗的胜利，并与七十一军开展激战，打死打伤敌军十余人，从此，地下游击武装在群众中享有较好的声誉，不少群众自动为队伍送情报、筹粮饷、请求参军。未及一月，游击武装就扩充到五百人枪左右。

地下游击武装屡战告捷，敌人引为心腹之患。国民党军队为扫清后撤道路，对此进行了疯狂的围剿。农历六月初三日晚上，七十一军以二个团近三千人的兵力在金蚌地方把部队紧紧包围，在这千钧一发时刻，刘资生在亭子坳上白竹山屋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敌进我退、化整为零、暂时

隐蔽”的战略方针，将整个队伍分成三个大队，一大队埋伏于东面，准备阻击来犯敌人。二大队监视南面和西北面的敌人，让非战斗人员安全撤退，熟悉地形的，各自为战，远地人员则由王先都（现湘乡县税务局长）带领，趁黑夜绕过敌人岗哨，向大村那方，分途寻找各自的关系户进行隐蔽。然后以三大队的武装力量分成两路突围，一路是大队的主力组成，身带短枪，由王梅奇率领，经百步岭向三角寨挺进，达到目的地后，就地隐蔽，留下来的长枪则由王元奇、彭冬桂、刘桂生等负责埋藏；另一路由中队长胡冬初率领，从中挑选十九名队员担任掩护，让部队安全撤退，任务完成后，也就地隐蔽，枪枝则集中埋藏于大村水洲胡普阳家门前的水塘里，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下，整个部队突围成功。

敌人在围剿中没能消灭我地下游击武装，进一步于六月某天在金鸡大塘召开了宣风、望春、安上、德田、乐郊等五乡所谓“联合剿匪”大会，会后，大肆搜捕革命人士和游击队员，并以每“十户联名具结，户户划押，一户通匪，九户连坐”的方法，挨户搜查，还悬榜捉拿游击队领导人刘资生，扬言每斤身重赏银元四块，更毒辣的是采取“宁可错捕错杀，不可走漏一人”的手段，把一些无辜群众抓起来，用酷刑迫使他们供认，仅金鸡大塘一处，就有六十多人先后被捕，其中有个铁匠叫胡端阳是金溪乡杉木村人，曾给游击队送过情报，被抓后，惨遭严刑拷打。柘塘乡走马村有个叫张才生的，原在长沙拖板车，当年五月回家，由于和游击队的情报组长李玉龙有联系，六月五日就被国民党的便衣队捉去，当地人士联名担保，证明他不是游击队员，结果不出三天，还是被枪杀了。国民党军队纠合地方上的反动势力，抓